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
第一百零二回 四伏降六龍素臣神算 三胞生六宿石女奇胎

畢竟這罐桐油從何而來？緣毒龍前破柳州，挑選男婦，有一大戶一妾一女，俱被挑去，生生死死。大戶痛恨入骨，想要報仇。卻因毒龍鱗甲刀箭不入，無從下手。得了素臣檄文，知怕桐油簽刺，即遣一刺客，持此二物，潛入毒鱗行宮，伏在樑上。毒龍並不睡臥，難於行刺，故乘其假寢，把桐油傾下，亂中跑出。當下毒龍遍索奸細不獲，呼疼叫痛，鬧至天明。立定主意，收兵回峒。正要發令，親軍報說：「文白請軍師出城會話，如有隨從，俱穿衣甲，毋許赤身。」毒龍等猜想，必是說降，急令心腹親軍，穿衣伺候。一面傳到峒元問故，峒元道：「便是疑惑，不知何故？」毒龍道：「軍師主意，可與相見。」峒元道：「貧道出見，恐中其計！」毒龍道：「他來請見，必有緣故，斷沒加害之理。該出去見他，隨機應變答之，進城說知，好從長計議。」峒元兀自遲疑，毒龍強之再三，只得出城。見素臣一人一騎，只跟著三四個小兵，便把苗兵約住，也只帶得十餘人跟著，策馬相見。素臣把從人退後，峒元恐有機密，也把從人退下。素臣舉手道：「道人別來無恙？下官前曾奉勸，休要助逆為亂，如何又反悔起來？」峒元謝罪道：「岑峒主再四禮請，訛傳大人仙游，不得已而從之！」

素臣道：「士各有志，不能相強！令郎現在何處？」此時紅孩兒實在思恩，峒元假說留在峒中。素臣道：「道人貴庚？令郎貴庚？」峒元道：「貧道今年五十，小兒十九歲了。」素臣道：「那年相會，還是孩子身量，如今已是將冠，光陰迅速如此。道人年已五十，該替令郎完婚，早得抱孫方好。請問令郎曾否訂親？」峒元道：「尚未。」素臣用手遠指城上，問：「那敵樓中窺望者，可是赤身峒主？」峒元回頭諦看，果見毒龍等於櫺內暗窺，卻只做不知，回說：「非是。」素臣把手掄算道：「下官與道人相別，竟三年有餘矣。前曾改裝入彌峒，岑峒主一見垂青，授以館餐，納其陳說；不日息兵，當請於朝，復還土職，以報其德。見面時，可為下官道之。」峒元見素臣並無一句正話，惟入峒一段，似涉機密，口聲又比前高些。因恐隨來兵丁聽見，卻茫無頭緒，正待欲問息兵之說。素臣已拱手而別。跟隨的兵丁，有一個就混入峒元隨兵之中。峒元回馬，滿心疑惑。毒龍在城上，已吩咐將素臣兵丁拿進。峒元隨後進見，毒龍問：「文白何言？」峒元道：「說來好笑，並沒有一句正話，不知是何緣故？」因把素臣之言，細細述過，單瞞起復還土職之說，恐毒龍致疑。毒龍冷笑道：「孤家遠遠看著你與他屏退從人，密切面談，不信是說這些混話。」因問隨去心腹，心腹道：「小的們在軍中，這文白說話又低，聽見許復還岑峒主土職，其餘一字也聽不出。」毒龍等怒從心起，問峒元：「如何獨將要緊情節瞞起？」峒元道：「文白說不日息兵，當復還岑峒主土職，貧道欲問他如何息兵，便急拱一拱而別。文白這句沒頭沒腦的話，正欲貧道轉述，離間大王及岑峒主之交，貧道如何肯中他計？並非敢瞞大王。」毒龍拍案大怒道：「好一張利口！」喚過素臣之兵，作威嚇問。兵丁道：「小的原是彌峒峒丁，被文白捉去，現叫小的來，送書與岑峒主的。」毒龍問：「書在那裡？」苗丁把腳纏解開，見腿上血污，是剝開股肉，把油紙包裹一書在內。親軍取出鮮血淋漓，讀與毒龍聽道：峒元本白舊交，昨有書來，知將軍悔罪投誠，此識時之俊傑也！毒龍兇猛，知將軍輩力不能制；但須阻其歸峒，白自當除之。峒元之謀，亦可兼行。事後當力保將軍復還土職，斷不食言！餘問峒元備悉。

毒龍怒極，毛髮俱豎，將峒元，岑■立時拿下，說道：「孤家要收兵回峒，怪是你們再三阻我，原來裡應外合，謀害孤家！峒元定的惡計，快實供來！」峒元哭道：「貧道原料文白必有奸謀，大王再三相強，始出一見；如今果中其計！峒元一死不足惜，只可惜大王自剪羽翼，墮其術中而不覺耳！」岑■道：「本職與軍師若果通謀，文白必且密之又密，豈肯於眾人矚目之地，明遞私書？」毒龍道：「他何嘗明遞私書，幸孤家在■中窺見，立時拿進；再若到你手內，私書早已毀滅矣！峒元明知文白與交，欲面與計議，卻假作狐疑，必待強之再四，以絕孤等之疑。如今想來，連那夜裡桐油，必定也是你兩人所為。若不是熟人，如何入得行宮？又何遍搜不獲？」峒元、岑■，極口稱冤。毒龍等如何肯信，俱道：「人不害虎，虎必害人！吩咐親軍，將兩人綁出，亂箭射死，果應了峒元從前之誓！毒龍等商議：「西城是些女將，見我們必然羞怕，又是我們歸路，可急殺出西城，以脫虎口。」於是率領親軍，開了西門，奮力殺出。難兒見城內兵出，忙來截殺，猛然見來兵個個赤身，羞得黑肉泛起紅雲，急向刺斜裡掩面逃跑。天絲、小躉俱各羞避。手下軍兵，怎當得毒龍兇猛，見主將皆逃，紛紛四散，任其衝出。難兒等懼違將令，賊人已向前走，看不見那樁怪物，便重複領兵，從後追趕。

毒龍等走有數里，忽被一枝男兵，從半腰裡衝殺出來，把苗兵截分兩段。各持大斧，單砍馬足，登時紛紛落馬，哭喊之聲，從斧林中逃脫。再走幾里，兩邊伏兵齊起，各用硬弩飛蝗般射來，苗兵中箭者，非死即傷，哭聲震天，從箭林中抱頭鼠竄而出。又走幾里，到一樹林之中，伏兵又起，放出火來，登時煙燄蔽天，一片通紅，苗丁個個焦頭爛額，從火林中突出。直逃至羅思驛，後面追兵稍遠，把敗兵檢點，只剩得一二百人，大半帶傷。毒龍傳令搶擄酒食，權且充饑。吃未半飽，後面鼓聲又響。塵頭起處，兵馬追來，急急望前逃走。不防素臣親領一軍，攔住去路，六個毒龍拚命衝突，素臣手中紛紛發出竹弩，射入肉鱗縫內。軍士各擠擠筒，桐油如雨點般注去，毒龍疼痛難當，心膽俱碎，只得棄了親軍，刺斜而走，不顧高低路徑，爬山越嶺，連夜奔逃。親軍俱已受傷，怎當得素臣神勇。山莊內頭領，除奚、葉外，都聚於此，知道親軍不怕刀箭，各執巨斧蠻錘，盡力斲擊，擋著的都筋斷骨折，剩不上百十個人，俱伏地求降。素臣自峒元入城，料定毒龍等有勇無謀，必然中計。即暗將東南西北三面攻城兵將，抽撥至西城外，分路埋伏。奚奇、葉豪領斧兵，張順、錦囊領弓手，土豪、韋杰、易彥領大軍，節次截殺，方得成此大功。當下素臣受了親軍之降，收兵駐紮後面，兵將陸續都到。素臣命屈明回柳城撫民，權主府事。找尋峒元、岑■首級，以備號令。著華如虎、華如蛟請下屬縣。三人得令，自去得功，諸將繳令已畢，難兒領著天絲、小躉，伏地請法。素臣道：「我派你們攻西城，原令賊人輕視女兵，好向西城逃走；你們從未見此等惡狀，必然跑避。彼忘命殺出，若過其歸路，必致兩敗俱傷；不若俟其逃脫，從後追襲，再以伏兵破之，方為萬全！此我之計，非爾等之罪也！爾等因已縱敵，盡力窮追，使賊人心慌膽落，疲不能休，饑不能食，亦足以功贖罪矣！」諸將皆歎服。難兒起來，忽見土豪，不覺涕淚交重，哭拜於地。素臣怪問，方知難兒係土豪之女，籍沒入官，撥侍璇姑，因恐玷辱家聲，故改林為木。大喜道：「幸我向來俱以兄妹之禮相待，否則開罪參戎矣！土豪感謝叩謝。素臣即命難兒，與土豪一營宿歇。父女二人忽然相會，喜極沾巾，竟哭笑了一夜。

次日天明，岑■、峒元首級送到，素臣催動人馬，直逼慶遠府城下寨。吉於公獻計，以李佐車說淮陰之說進。素臣大加稱賞，將峒元、岑■首級，用高竿挑起，號令城中。射入檄文，備說柳州已平，四五毒龍夫婦已殺，其餘毒龍隻身帶傷，逃走入峒，令大戶百姓取呂虎及守城偽官首級，開門迎接，以免降逆之罪！城中登時哄亂，有欲先殺偽官者，有欲先開城門者。呂虎及偽官，心膽俱碎，率領苗兵，奪門逃走。素臣已伏兵在外，一併拿住，苗兵俱降。當即入城安民，又隨把偽官梟首，號令各門，呂虎監禁。令吉於公暫理慶遠，發文右江道，令其速委賢員來署替換，屈明前至思恩聽令。著馬成龍、馬成虎分靖天河、河池等州縣。次日，拔營向思恩府進發。兵過上林，令軍中取銀一千，交還岑猛，留羊運、岑威守堡，將翠蓮，及鬆紋夫婦，俱隨帶在營。陷坑內割取五毒龍夫婦首級，並著人至遷江，把四毒龍夫婦首級，一併割取。令羊化、岑威守堡，著元彪夫婦至葵花峒取齊。分一千兵，令土豪父女及小躉去取思恩，袁無敵、張大勇在後接應糧草，囑咐道：「思恩聞柳、慶之事，到即可平。平後駐紮府城，安撫軍民，徇下屬縣。待屈明到來，傳我之令，令其權理府事。探聽我入峒的信息，如已蕩平，即至桂林，守候班師。若未得蕩平，即候我調取。」土豪得令而去。素臣領兵前至葵花峒，四大戶及沈雲北父子，俱來接見。素臣看那咬住，已是長成，虎背狼腰，居然一小將軍矣！雲北等稟道：「毒龍等在路，招集亡散，共有一二百人，來攻本峒。因文爺前有密紮，不敢勉強遏其歸路，但緊守險要，放他過去。誰知一過去，就攻破百靈、烏石，大肆殺伐。數日之間，各峒俱被收復。現在大毒龍夫婦，已進赤身峒去，二毒龍夫婦，占住辟邪，三毒龍夫婦，守著彌，為犄角之勢。開星隨乾珠，避入天關山去。封門不知下落。小人們俱緊守此峒，專候文爺軍令。」

素臣即傳令，張順、錦囊、天絲、鬆紋、嬌鳳、鎖住、關保並云北、咬住為前隊，將四五毒龍夫妻首級，挑示各峒，隨宜剿撫，得勝，即留鎖住守百靈，薩氏守烏石，雲北父子守神狴，安撫峒民，接應糧草。令奚奇、葉豪、元彪、碧蓮、李全忠、葉世雄、易彥、韋杰為後隊，俱至彌峒取齊，與前隊張順等，率領兵卒，分番攻打，卸甲便服，示不戰以休兵力。俟有內變，即並力攻擊，不得違誤。各將得令前發，單留雲北在家候令。關保留住素臣，忙令蘭哥夫婦出見，並述想念之苦。素臣聽說，已是淒然。叩見時滿面掛出珠淚，真是見了親生父母一般，那一種喜極沾巾光景，不覺也灑下幾點英雄淚來。關保備席，但令子媳陪坐，席間各把詩集呈政，蘭哥集名幽香，篁姑集名瘦影，即取蘭竹之意。素臣揭看，大半都是懷人之什，或敘深恩，或推盛德，或追前會，或念昔離，或因夢而致思，或傳訛而生痛，或閱史而歎古之莫偶，或論世而慨今之無徒，以至啜茗揮弦，花間月下，宛轉關生，皆為素臣而設。不覺慨然道：「你兩人嗜痴之癖，一至於此！可奈天各一方，不能常時聚首，我不惜通宵之力，替你改削批評。回家後，哀我全集，寄與兩人，朝夕展看，如與我周旋一室也！」蘭哥、篁姑喜出望外，感謝不已。素臣命取筆硯，就席上一面飲酒，一面批削，席散後復筆不停批，直至四更，把兩部詩集看完，方才就寢。

次日復把詩文之法，細細講究。喜得兩人如飲瓊漿，如聞天籟，心花朵朵俱開，骨節珊珊作響，亦至深更方罷。次日初五，正是素臣生日，蘭哥等是前年探問在心，鋪下紅氈，雙雙拜祝，並獻上壽詩百韻。素臣道：「此係何時做成？難道昨日竟沒有睡覺？」蘭哥道：「不瞞老爺說，夫妻二人，在枕上並頭聯句，一早謄寫出來的。」素臣道：「生受你了！昨日才與你講排律之法，要首尾成一律詩，中間只顧分排開去，不可逐聯逐段填砌；虧你們已能領略。如此靈心，數年之後，怕不成作手！我當達之於朝，俾火齊木難入貢天府，不令塵埋荒徼，淪落蠻方也！」蘭哥、篁姑重複叩謝。關保備了酒筵，替素臣上壽。素臣道：「母難之辰，從不飲酒食肉，只蔬菜一盤足矣；可速撤去。」關保無奈，只得聽從。素臣復把水夫人庭訓，一一傳示。二人聞所未聞，登時把做才子之念收拾，想做起聖賢來。正是：

惟人最靈，其靈在心；日綱日深，為獸為禽；日醒日清，乃聖乃神；鮑魚同臭，芝蘭共馨；近朱近墨，亦黑攸分；惟危惟微，操之則存。

初六日黎明，素臣向關保取了鴛鴦號鈴辭別起身。到雲北家中，去別頓氏，並述素娥想念之意。同著翠蓮牽著黃馬，竟赴後山，指點與翠蓮看道：「此『彌鎖鑰』四字，是天設這碑，示我出奇之路，那就是彌峒。他們從弓背兜轉，此時想方在攻打。我們若從此乘虛，攻其後壁，腹背受敵，更有內應，彌立破。彌一破，各峒瓦解矣！奈俱是高山峻嶺，別人斷難爬越。姑屈翠姐一臂之力，此馬極知人意，令其引路，可成此功也！」因吩咐黃馬：「慢慢的引我兩人，到彌峒去。」黃馬搖頭擺尾，望著亂山堆裡走去，二人在後追隨。那知越走越險，竟至無路可走。黃馬已騰踏而上，立在迎面一個山頭，卻是壁立萬仞的高峰，又無樹可緣，如何飛得上去？兩人目定口呆，進退無措，正沒主意。忽地山頭一陣風起，就那風勢裡，一隻猛虎直躡下來。翠蓮著慌，掣劍便斲。素臣看清是那帶發神虎，忙用刀隔住，說道：「神虎來迎，大功成矣！」那虎向素臣點頭搖尾，俯伏於地。黃馬亦飛馳而下。素臣謝了神虎，跨上背去。令翠蓮亦上黃馬。虎與黃馬，奔上山頭，風馳電卷，趕至彌峒後。

雖因路險，不甚防備，只百十個苗兵守把。但關路巖峻，自下仰攻，百倍煩難，急切難破。素臣袖中放出鴛鴦，飛入半空鈴聲四徹，方與翠蓮攻其後關。只見峒中火起，其光徹天，喊殺之聲，如雷震地，素臣知已內變，奮起神威，與翠蓮拼力攻打，登時攻破。那虎竟奔東門，守關兵心慌勢散，守城苗丁發喊逃避。有膽量的，用刀斲來砍刺，被素臣刀揮劍削，血肉俱飛。三毒龍夫婦都在城上，看見火光，又聽見喊殺之聲，知係民變。忙趕下來，正遇素臣，又騎著披髮之虎，嚇得已渾身抖戰。各掩一槍，掣身逃走。守城兵將見主將已逃，誰敢迎敵，發聲喊，一齊逃散。內應峒民，便砍開城門，放外兵入城。外兵忽見素臣、翠蓮，勇氣百倍，坐下馬匹，卻怕著神虎，嘶鳴跳躍，不敢近前。虎及黃馬即便轉身，竟奔西門城下。兵將方一齊擁入，隨後追來，毒龍夫婦已出西門。守城兵將逃不及的，被官兵峒民，殺得罄盡。素臣留鬆紋、嬌鳳在峒，救火安民，接應糧草。把張順也留在峒，令其擇吉，替鬆紋、嬌鳳完姻。自領眾將追趕，眾將馬騎落後，素臣、翠蓮兩騎獨追上去，堪堪至近，毒龍料逃不脫，回身拚命。男毒龍接住素臣，女毒龍接住翠蓮，各盡平生本事，狠鬥起來。素臣便製得下毒龍。翠蓮戰未十餘合，卻已招架不住。忙起飛刀，向女毒龍頸上斲去，鏗的一聲，飛刀落地，頸上毫無傷損。兩馬已接，毒龍舒臂來擒，卻被黃馬將毒龍坐騎，夾頸一口，登時皮肉兩開，血流如注。那馬痛極，忘命奔逃，翠蓮方才得脫。

素臣交戰時，一心掛著翠蓮，怕有失挫。戰不數合，即發出竹弩，射入鱗縫。毒龍此時性命關頭，便不顧疼痛，攢眉帶弩，拚命惡戰。素臣著急，看清他頸下逆鱗分界縫內，用力一弩，直刺入喉。毒龍痛極拔弩，一縷血絲直濺而出，大叫一聲，仰跌下地。坐下的馬，沒命逃生。神虎用爪抓住毒龍身胸，夾領一口，吸其膏血，登時身死。素臣下虎；翠蓮下馬，來割首級。休說翠蓮之劍，剛刺不進。即素臣寶刀，亦不能如意，費了許多力氣，方才割得下來。後面兵馬已是趕到，素臣把首級交付，再上神虎。翠蓮亦上黃馬，重複追趕。毒龍等坐騎本是有力，且見慣虎豹，故敢接戰。然究係凡馬，怎比得黃馬是虎種神駒，一被咬傷，使忘命狂奔。素臣等割砍毒龍，又俱耽擱，故得跑脫。直追到雁奴峒，只見峒口擁擠的人，不計其數，見素臣虎到，發喊逃避。素臣定睛細看，見峒門內一個長人橫掛，像是女毒龍模樣。正在疑思，只見藍五、胡九、胡十三人，遠遠望著道：「莫非老爺嗎？」素臣道：「我正是你們的主人。這掛著的是何人？是死是活？」藍五道：「這是三女毒龍，掛死在此。」

素臣入峒，看那女毒龍時，一頭鑽入一個油布袋內，袋口之繩，緊緊扣住，摸那軀已是僵冷。因扯斷繩，解袋看時，滿袋都是桐油，毒龍頭臉俱爛。看不出生時面貌。問其緣故，藍五道：「小的奉老爺之令，與胡九、胡十往來各峒通信，小的到這裡，卻遇毒龍等改回，收復各峒，這峒裡派有峒長，領兵把守，小的不能回去，就跟著胡九暫住峒母廟中。昨日夜裡，峒母托夢陳淵，說今日三毒龍該被老爺所殺。女毒龍該逃進峒來。教陳淵和小的們起義，倡領峒民，殺死峒長。備著油布口袋，滿貯桐油，口穿繡索，向東斜掛在峒門之下，等女毒龍自來受死。峒民因峒母靈感，聽信陳淵說話。因胡九賤賣蘇貨，個個與他相好，他兩人出來號召峒民，無不順從。一早，把峒長殺了，守峒兵丁，非死即逃。眾人就推陳淵為主，現在把守西門，防斷木峒峒長髮兵問罪。小的們把守東門，備好油袋，果有這女毒龍跑進峒來，一頭鑽入那袋，繩就繃緊，頃刻身死。小的們牽過坐騎，正要放這油袋，恰遇老爺到來。」素臣問胡十：「緣何也在此峒？」胡十道：「三毒龍夫婦占住辟邪峒，小人逃脫至此，就與藍五同住在廟，今日一早，幫同起義的。」素臣吩咐，把女毒龍屍身掩埋，割取首級，送到廟中，我要去作謝峒母。於是同翠蓮等至廟，點起香燭，作揖致謝。陳淵聞信，趕來叩見。素臣即命權主峒事。後面人馬趕到。宦應龍說：「前受密諭，即往投封門，預曉峒民；毒龍攻峒，便即降附。封門與小人，俱藏匿秘密之所。自官軍攻峒，即約會峒民，聽空中號鈴一響，便放火吶喊，分頭殺賊。小人事定後，令封門同鬆紋鎮撫，特來繳令。」素臣慰勞已畢。令軍中取二千金，交與陳淵，以千金修建廟宇，以千金置買祭田，永遠香火。藍五、胡九、胡十俱隨營聽差。因天色已晚，把兵馬就駐紮峒中，素臣與神虎俱宿廟內。到半夜時分，夢見峒母來謝，並求玉麟，放其子來峒，依傍陳淵。素臣允諾。峒母叩謝而去。次日，起兵至斷木峒。初八，至沉鐵。初十，至彌猴。一則因各峒峒民，俱恨毒龍淫惡，無不離心；二則毒龍身死兵敗，傳言素臣如俗語二郎、哪吒相似；三則約束嚴明，秋毫無犯；四則兵強馬壯，再有神虎前驅；所到之峒，非守城兵將，望風先逃，即合峒之民，內變投降，真個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，兵不血刃，各峒俱下。素臣將藍五留在斷木，胡九留在沉鐵，胡十留在彌猴，權為峒長。三峒峒民，俱買過三人賤貨，平時感激過來；知是素臣家將，畏威懷德，無不輸心。十一日，兵至辟邪。二毒龍夫婦，聞三毒龍夫婦被殺，各峒俱降，嚇得便溺俱下，那裡還敢抵敵，早已收兵，連夜逃回赤身峒去了。素臣進峒，扎住大軍。

次日黎明發令，命元彪、宦應龍、碧蓮、翠蓮為先鋒；奚奇、葉豪率領李全忠、葉世雄、韋杰、易彥為中軍；錦囊、天絲監押糧草，在後接應，為合後；吩咐道：「大鵬、孔雀兩峒，聞我兵至，亦必爭先投附。可令峒民，公舉老成，權為峒長，另候指揮。到了赤身峒，便有戰殺之事。他獸兵已盡，倘峒中尚有餘孽，當以弓手制之。親軍出戰，則以巨斧重錘敵之。若毒龍親出，便以竹

弩竹籬，紅彩油等物御之。彼計窮力極，必入內峒堅守。汝等便分隊攻擊，以休軍力。待我自來，另有破之之策。不可行險僥倖，輕入重地，致有傷損！」奚奇等得令自去。素臣欲往天關山，神虎伏地而吼。揣知其意，作揖致謝道：「天關山自不便同去。但你屢立大功，尚無寸報，我意欲勸你每日但食一獸，勿傷生人，稱善以昌汝後，亦所以報汝也！」那虎把頭點了幾點，將黃馬舔了幾舔，大嘯一聲，飛跳而去。素臣騎上黃馬，竟奔天關山石峒中來。乾珠、開星、引五俱在峒口等候，接將進去，備問別後無事，各各驚喜歎異。素臣見峒中添了無數房屋，問知是神猿預備，以處開星合家眷屬及家下苗丁。用過早膳，神猿請素臣入見拜見。覆命玉兒出見。玉兒哭拜起來，悲痛不勝。神猿命丫鬟抱出四個小孩子來道：「此四孫俱係孿生，係兩胎所產；現在復有重身。非相公開天神手，此輩俱從何處生活？」

素臣好生驚異。看那四兒，只有兩付面龐。問其乳名，一名角，一名亢，一名氏，一名房。神猿道：「曾為占數，當得二十八男子；故以二十八宿名之。」素臣似信不信，唯唯答道：「三年之內，已得四子，後有重娠，每舉必雙，即二十八子不難也！但何以無一女子？」

神猿道：「數上復有四女，合應三十二數。」素臣道：「漢光武於二十八宿之外，復添畫四人於靈台，亦是三十二數；昔為國瑞，今為家祥，可喜，可賀！」玉兒拜罷，忽見攢著眉頭，面如白紙，吃驚問故。神猿手招一數道：「相公勿驚，心、尾兩孫將出矣！」急命玉兒入房。不多一會，丫鬟出報：「大娘娘又生兩舍矣！」素臣大喜而出。

午飯後，令乾珠進去，問神猿破峒之策。須臾，出回：「家母說，破峒之策，三年前恩爺已經定下，何庸家母饒舌！醋炭柴薪，現已著人搬運峒後。奇兵家母請自當之。令乾珠隨恩爺至峒前聽令。但此時尚早，是留恩爺過三朝，然後前去。」素臣允諾。因令開星回辟邪，主持峒事。並令雲北父子，至赤身峒聽命。開星領命自去。次日，素臣無事，與乾珠講論韜略，將古今戰伐之事，一一指點。正說到長鬣三人，迭對餘皇以亂軍心這一節，只見幾個丫鬟，慌慌張張的趕來報導：「大娘娘過了去了！快請文相公進去哩！」乾珠大驚失色，素臣亦猛吃一驚。正是：

為感恩情深入骨，便教風火急攻心。

總評：

行軍之道先得人心，不特將領士卒和協而已。素裡徵苗所統士卒，除家僕男女之外，吉於公、韋杰、易彥為江西之師，林士豪為福建之師，奚奇等十一人為山東之師，似乎調集各省歸其統轄，實則不奉詔敕，不由本兵撥調，並不從雲貴粵西督撫指派協剿，無非素臣忠義之氣，自相聯合，宜其感激用命，以成大功。乃各峒大戶亦皆聽其指揮，悉成勁旅，此非得人心之效歟？斬監嫉害忠良，單謀毒計，徒假素臣以出征之名，而一兵不發，粒餉不給，料其必無成功，可以加害；而孰知其得人心如此，殆有天意焉然。而用兵者於此，亦思過半矣。

峒元能使幻術，龍虎火蛇等相既為素臣所破，而紅孩兒神尿一浸，遂至被捉。此番果知素臣來此，當如禰中之蟲，深處不出，其猶敢為毒龍設策哉？故訛傳仙逝語，自是真情。然親軍報導，文白請軍師會話，提出姓名，何以不汗流浹背，毛髮森豎，而僅遲疑不決也？然則峒元亦無用之小人，不如其子之猶有武勇遠矣。

軍前會話，大是疑陣，雖毒龍亦必猜想。峒元於此只兩著急棋，閉關不出，以絕毒龍之疑，使素臣間計不行，上策也；逼出會話，乘勢逃跑，素臣必不加害，且可以岑啞形跡告之，大軍得勝，功當首屈，此中策也；乃輕出相見，絕無機警之心細加防察，而於毒龍城上暗窺情事，且至自浸鼓裡，迨破綻盡露，疑竇大開，翻欲籍口辯以自解，其能免於戮乎？通篇看去，似乎素臣手段太辣，實則峒元茫然無知識而已。自來恃妖術而又與異類相處，皆危機也。然身入其中，每每至死不悟。嗚呼，異端之害也。

前回遍歷諸峒，安排此時戰伐，無不立竿見影。此與隨金相巡閱九邊，暗為搜套虜張本者不同。彼則金相復旨，素臣獨游，只以一筆包括，必至搜虜成功，而後顯出相變地勢之作用；此則前文為之引，而後事為之險，糾結各峒大戶預各醋炭薪柴，與夫神猿指示峒母靈乩。前後印證，無不相合。何文章之變化，忽呆忽活，忽略忽詳，竟無一定之法，而隨意抒寫若此。但搜虜一事雖不明著於先，而中間絕無關繫之時，插入衛飛霞一段議論，是又不得雲無立竿見影之法矣。天下無印板文字，而理法固一成不變，豈得以小說而忽之。

素臣儒者其行軍，不應有詭謀。與岑啞之書，以小兵混入得投於毒龍之手，而峒元與岑啞皆死，豈啞之勇，又濟以峒元妖術不如是，竟不能破之，乃必施此狡獪乎？讀至此處，不覺大疑。繼而思之，啞果來歸為之，請復土職，非誘之也，而峒元邪不勝正，前已破法於素臣之手，此時孑身逃歸，固非意外。書中字字是情，句句血誠，何儂偶弄狡獪？峒元辨別隨兵，搜出私書，以與啞謀，誰其禁之？乃如此憤憤，致為毒龍所害，固二人死期將至，神昏志迷，以自羅於禍也，豈素臣以計殺之哉！

披髮神虎是於白玉麟家夢中而夢，由慎氏謝剖沉冤而起。飛娘紅瑤俱見慎氏來謝，獨素臣多一發虎。爾時無以捉摸，至初入苗峒，始於引五家見之，然與慎氏殊不相涉，一在廣西，一在山東，路隔幾萬里重，何以慎氏獨素臣跨之，不意幽貞烈魄，遠受苗方香火而靈感又如是也！以夢作狀，前後情事，直能一線穿起，真是奇書。

玉兒牝戶經素臣幾夜磨擦而成，真是鑿開混沌手段。二十八宿次第羅列，混沌變為文明矣。然則乾珠亦補天修月者流也。